

##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尚 焯

(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 要:**《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关键词:**《圣经》;“罪”;反省;“爱”;宽恕

**中图分类号:**B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5)05-0073-05

罗伯特·K·默顿主张“把一种宗教理解为那些构成一个信仰和崇拜体系的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实践,也就是说,被理解为一种宗教伦理。”<sup>[1](P114)</sup>的确,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过于高深艰涩的神学他们理解不了,也不愿理解,因而,规范人们行为的伦理思想便成为各大宗教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其核心问题。基督教自不例外,在其经典《圣经》中便体现出丰富的伦理思想,它构成基督教整个理论体系的经脉,它不但影响着信徒的行为举止,而且,随中西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彼此碰撞、交流,它也必将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挥洒自己的独特魅力。

### 一、罪与反省

与中国大肚弥勒佛式的“乐感文化”相对照,西方文化则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一“罪感文化”的源头固然与古希腊人对命运的理解有密切联系,但也离不开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阐述。《圣经》曰:“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sup>[2](P172)</sup>因人类始祖违背禁令偷吃禁果,使人类痛失上帝曾给予的神圣禀赋,沦为“迷失的羊”,腐蚀了人类原本具有的纯洁善良的本性,并祸及整个人类,使人类无一幸免于这种植根于人之初的罪恶,由

此原罪问世并绵延相传。世人无法否定也无法抛开这一罪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sup>[2](P273)</sup>人类“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sup>[3](P231)</sup>因为人的品性在基督教看来就是“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sup>[3](P492)</sup>由此在基督教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人性就是恶的,没有人不在罪恶之中。这恰与中国传统伦理“人之初,性本善”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强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所固有的向善之心使中国人相信通过自我修养即可达于道德完善。“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人井自然知侧隐。”这是一种道德本能与直觉,是人性使然。这一思想表现了人们对理想人性的期望和要求,使中国人具有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但完全靠自我激励而不借助外力援助,要走向完美的道德是困难的,因为理想的人性 with 真实的客观的人性是有差异的,真实的人性是有缺陷的,因而基督教一再强调的罪恶论能给我们起到启迪作用,以信仰的力量使道德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更好地抵制世俗的诱惑。同时,促使人们着手去做实际的制度建设,以控制人性中“恶”的倾向,

收稿日期:2004-11-22

作者简介:尚焯(1969-),女,蒙古族,内蒙古临河人,硕士,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论文有《从教义分析伊斯兰教走向世界的原因》等。

为道德建设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

对《圣经》中提及的性恶论,后世的基督教思想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奥古斯丁曾满怀热情向上帝忏悔:“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sup>[4](P11)</sup>“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生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sup>[4](P9)</sup>所以他声称自己“见过也体会到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sup>[4](P10)</sup>因而,“我们都是生来有罪的,我们又加上罪恶自己的生活,所以全世界都变为邪恶了。”<sup>[4](P11)</sup>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人性本恶的表达也是不吝词句的,他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欲望和意向,都是邪恶的、刁滑和败坏的,犹如《圣经》上所说的一样。”<sup>[5](P482)</sup>“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怀孕和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由头到尾地浸渍了。”<sup>[5](P481)</sup>“人在肉体和灵魂里全都含有一个搅乱了、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西是好的。”<sup>[5](P485)</sup>加尔文的用词也是不客气的:“原罪是祖传下来的我们本性的堕落与邪恶,它浸透入灵魂的一切部分”,“我们的本性是全部受到了污损和败坏。”<sup>[5](P487)</sup>当然,神学家们论罪的立足点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之软弱使之无法离开上帝而独自“站立”,因而其对罪的论述用词较为激烈。但《圣经》也以比喻、故事等较为平缓的方式告知我们,人的本性之恶已渗入人的灵魂深处并始终伴随着人。恰恰是因人之恶,因而这个世界只是在上帝刚刚将它创造出来时“看着是好的”,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耶和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sup>[3](P5)</sup>上帝对人性之恶的悲哀已达于极致,因而罪在基督教中被再三强调,帕斯卡尔谈及罪的问题时曾说:“的确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学说更粗暴地触犯我们了;然而,没有这一切之中最不可理解的神秘,我们就对于我们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境况的症结在这一深渊里是回环曲折的;从而如果人没有这一神秘,就要比这一神秘对人之不可思议更加不可思议。”<sup>[6](P197)</sup>帕斯卡尔看到恰恰是对罪与恶的理解,才更有助于对人的自我理解,有助于人之反省,有助于人对自我有限性的洞察,有助于表白人之软弱。认清了人性的不足之处,才更有利于在道德建设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如,基于人性之恶预先设防,完善制度建设,以国家暴力的强制性威慑人们恶的本性的泛滥,并辅之以正面的道德理想的教

育,以使社会有序化。

基督教在深挖人性之恶的深渊时又没有放弃掘出人性之善的希望之源。偷吃禁果既体现了人之恶又反映了人之善,因为人之背叛上帝乃是为了“如神能知道善恶”,是为了能趋同于神,从而达到克服有限,实现无限的目的。人性与神性成为一对矛盾聚集于人之身,人性使之作恶,神性使之行善,善与恶的尖锐冲突体现在人的内心世界。“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作。”<sup>[2](P174)</sup>其间存在着灵与肉的苦苦搏斗。在这灵魂的挣扎中表明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即上帝把选择的权力赋予人。人运用这权力既可行善又可选择作恶,作恶是人性使然,但人又是上帝的被造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地上所爬的昆虫、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sup>[3](P1)</sup>担有管理者的责任表明人具有上帝的灵光,而上帝是至善的,这就使人能在恶的世界中具有无限的可塑性,由此给人道德的完善留有较大的空间,人在此空间中可以动用你的自由意志,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行为,承担责任。蛇引诱而不是强迫人必须偷吃禁果,吃与否的决定权依然在人,故而,人应对自己负责。若将此理论加以积极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人的主动性,改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被动角色。

自由属于你,但却不可滥用。“上帝曾对第一个受造的人说:‘我将善恶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选择善’”,“凡择善之人配得好报,择恶之人该有恶报。”<sup>[7](P136)</sup>“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sup>[3](P601)</sup>“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sup>[2](P216)</sup>与此相适应,基督教描绘了天堂的魅力及地狱的恐怖,“天国又好象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sup>[2](P16)</sup>对天堂的向往及对地狱的恐怖将迫使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以自觉的、利己的道德行为求得灵魂的得救,但它的客观效果却是利他的。恰如罗素所言:在不具备刑法的情况下,我将去偷,但对监狱的恐惧使我保持了诚实;如果我乐意被赞扬,不喜欢被谴责,我邻人的道德情感就有着同刑法一样的效果。在理性盘算的基础上,相信来世永恒报答和惩罚将构成甚至是更为有效的德性保护机

制。上帝以精神的力量告诫人们要正确地运用自由,要行善避恶,以防被自由所累,成为你走向完善的绊脚石。“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sup>[2](P190)</sup>“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sup>[2](P192)</sup>由此说明人的命运依然由人掌握,“人们行路或正或不正而致倾跌,是自取而非命定的。”<sup>[7](P437)</sup>在此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问题,这种伦理学说对现实的中国有着实在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儒学“过多地强调群体意志的共同性和专一性,而对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原则重视不够。”<sup>[8](P37)</sup>这在维护群体和谐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而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如透进来的一束亮光,它照出了人类的狭隘、短视与缺陷,使人清醒地、正确地评估自我,并以惴惴之心不时忏悔,反省自我,观照自我。不时的反省、忏悔不显人格的卑微,反衬良知的光华。廉颇负荆请罪不见英雄气短,倒显英雄伟岸。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儿近不知羞耻。孔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在“省吾身”的修身活动中若再伴之以“因信称义”的个人意识,则无疑会在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市场规则中完善自身,增强个人的责任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进一步补充群体意识,真正体悟中华民族先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责任感,领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 二、爱与宽恕

基督教认为人以其有罪之身心而深陷于黑暗的泥潭之中,致使整个人类的命运布满阴云,无法自拔。但上帝是仁慈的,他不忍看到人的苦苦挣扎,于是,他差遣独子降临人世,为人类排忧解难,甚至不惜遭受被钉十字架的折磨与牺牲。上帝以独子的死亡为世人赎罪,把世人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还其以重享天国快乐的神圣禀赋。“我们籍这爱子的血得蒙赦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sup>[2](P217)</sup>“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sup>[2](P218)</sup>还有什么爱能超越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因此,人自是应忘我地爱上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sup>[2](P23)</sup>这一总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因其爱而造就了宇宙万物服务于人类;因其爱之深、痛之切而把人类逐出伊甸园;又因其不忍之心而甘愿被钉十字架,上帝的爱亦因其无限的献身精神而达到巅峰。“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sup>[2](P275~276)</sup>上帝确实把无私的爱播洒人间,但上帝是精神,是无限,如何更确切地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爱神也当爱兄弟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sup>[2](P276)</sup>因此爱神的具体表现便是爱具体的、有限的人。可见,基督教并不仅仅是灵性追求,在其伦理思想中虽探讨了神人关系,但落到实处依然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就是一条红线,贯穿于宗教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基督教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不可抹杀。

从爱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人性中的一种最基本的需求。爱的对象不同,爱的种类则不同。于是慈爱、敬爱、情爱、友爱等纷纷登场。对现实生活中诸多爱的需求,基督教都作了规定。首先是亲人之间的彼此相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sup>[2](P220)</sup>“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sup>[2](P221)</sup>被奉为神圣的摩西十诫也要求子女“孝敬父母”,<sup>[3](P72)</sup>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sup>[2](P221)</sup>甚至在并不相识的“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重老人。”<sup>[3](P113)</sup>要“顾恤年老的,恩待年少的。”<sup>[3](P195)</sup>看来,尊老爱幼并不仅是中国人的专利,并不是仅中国人在提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它作为人类共同美德和良知,得到了全人类的认可,当然更是国人欣赏的美德。中国有句古语云:“百行孝为首,万恶淫为先。”孔子也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见孝亲是仁之本,是人类生活有序性的依据,也是处理其他关系的起点。有此共同点使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双向交流、沟通的可能性增强,并有可能由于基督教孝敬父母所具有的神圣性而使国人增强孝敬父母的责任感。尤其是在商品化的今天,赚钱与消费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主流,甚至人的情感也成为被消费的对象,由此导致亲情疏远、淡漠,一些人视年老的父母为累赘,不尽赡养义务。如果发挥宗教治疗灵魂疾病的强力功效,以敬畏神圣的心情完成这一世俗义务,恐怕对于年长者也是一种福音。

除父母之爱,基督教也关注了兄弟、夫妻之情,“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sup>[2](P221)</sup>“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sup>[3](P119)</sup>“兄弟和陆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sup>[3](P590)</sup>这同样与中国人所谈到的“孝于父母,顺于兄长”及“夫唱妇随”不相违背,且两者都强调了夫妻之爱的不平等性,中国人强调男尊女卑,基督教亦提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sup>[2](P192)</sup>也带有男主女从的色彩。这些陈腐的思想都是应该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承认亲人之间彼此相爱,并不是基督教伦理思想要特别强调的重点,它关注的焦点在博爱。基督教认为爱那些爱你的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而此爱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善举,更高一层的爱是爱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尤其是爱仇人。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sup>[2](P5)</sup>爱仇人的确是特别的,因为它需要一种超越意识,需要一颗博大的胸怀,需要放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偏私复仇之心,需要宽恕,需要原谅。基督教亦深知此爱之难,于是它一而再地开导信徒,“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sup>[2](P7)</sup>既然大家都希望被爱,那么自己首先就要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基督教告诫人们“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sup>[3](P66)</sup>“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sup>[2](P194)</sup>“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sup>[2](P19)</sup>更何况仇人也是上帝爱的儿女,上帝同样对他们寄予了悔过自新的希望,因此,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他。”<sup>[2](P267)</sup>“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sup>[2](P70)</sup>固然,“爱仇敌”的思想在形成之时,有抹杀阶级矛盾,以爱为幌子掩盖了社会的不平等,取消了斗争的声音。但它也强调了恕及爱的无差等性,如果辩证地看待则对于儒家的伦理思想同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为我们强调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这五伦关系,喜欢把其他关系比附于五伦,如把师生关系比作父子关系。这种做法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国

人喜欢营造人情网、关系网,重在理顺圈子内的关系。因而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发,它指导人们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积极入世中遇到的困惑,超越人的自然本性,跳过至亲去拥抱陌生的他者。因为基督教的爱使人们不仅在家庭、民族内,而且是在整个世界上,感到自己确是上帝的子女,敌人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爱征服恶人,使其不再作恶。

爱高于一切,《圣经》指出:“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铙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sup>[2](P194)</sup>但爱是什么呢?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sup>[2](P194)</sup>只要永不止息的爱能如涓涓溪流一直流淌在你的心中,那么,与人为善、宽大为怀就会成为你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有原则的宽容是必要的。基督教宣扬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sup>[2](P5)</sup>这样的思想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依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毫无批判的吸收。尽管如此,基督教塑造的谦卑、宽容的救主耶稣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耶稣被钉十字架,忍受无尽痛苦之时,仍然请求上帝包容罪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sup>[2](P97)</sup>耶稣就是一道走出狭隘、走向宽容的路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sup>[2](P121)</sup>。他的宽容精神因其被钉十字架而达到顶峰。我们虽无法到达顶峰饱览耶稣的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包容性,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以他的宽容为榜样来鞭策自己、规范自己。同时发扬中华民族兼容并包、豁达大度的恕的精神,得宽怀处且宽怀,努力克服人的无尽的占有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跳出自我,解决问题。如果人人都抱有这种忍一点、让一点、淡泊一点的思想,能以一种超然的对终极意义的思考和理念来指导实际人生,使实际生活具有一定的超然性,摆脱眼前的功利与纠纷;如果中国的仁者爱人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携手并进,形成一股爱的巨大洪流;如果我们能“被这位基督非以役

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sup>[9](P214)</sup>那么以爱为第一因素的“新天新地”的到来恐怕为时不会太遥远。

####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K·默顿.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2] 新约全书[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
- [3] 旧约全书[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
- [4] 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 忏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5]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6] 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 思想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7] 罗竹风. 宗教经籍选编[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8] 覃洁. 基督教原罪论·自由意志·道德[J]. 广西社会科学,2001,(3).
- [9] 卓新平. 基督宗教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王 宇〕

##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Sin” and “Love” in the Bible

SHANG Y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Abstract:** There are rich ethical thoughts in the Bible. Among them,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sin” and “love” not only embody the holy of religion,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point of evil human nature, Christianity think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limitation and need self-examination and repent. But Christ’s death reflects the endless love of God to the humans. The earthlings should regard God as a good example and forgive others’ sins with kind hearts.

**Key words:** the Bible; “sin”; self-examination; “love”; forgiving

### 我刊发表的何天明的文章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阴山学刊》发表的何天明的文章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8月8日,中国·内蒙古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在包头召开。来自内蒙古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101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草原文化的源流、内涵及研究开发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

我刊特为此次文化节提前组稿、策划,开辟了草原文化研究专栏,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篇,其中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何天明的《政治文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内涵》获“第二届国际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该文认为早在头曼单于时期就已经有了匈奴政权,在头曼单于同一时期,东胡族和月氏族的政权也已经存在了。以往研究做出的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政权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本次研讨会上,该论文获得一等奖并受到广泛好评,它将草原文化的研究上升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

(韩 芳)